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  
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九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9·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6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議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盡五

世祖文皇帝上諱禧字子華高祖兄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齊大赦改元 乾明 辛酉上祀南郊 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

有寵於顯祖湜常翻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謂也以滑稽便辟

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 辛未上祀北郊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也王琳至柵口

出屯蕪湖蕪湖在濡須口之東水邊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長船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漢湖之衆船艦相次而下

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少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治直瑱等亦引軍

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

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琳聞之恐其衆潰

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

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

岸為之聲勢奇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

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建康瑒

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瑒用琳擲火炬以

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瑒發拍以擊琳

艦戰船前後置拍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

乘船登岸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

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蹂入九翻騎皆棄馬

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

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舫冒陳走猛陳讀曰陣

至盪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

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漢高翻必必翻又兵權翻

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宜翻

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此江南皆為陳齊葬文宣

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 戊戌詔衣

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

敘將帥所敘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晉陽州故曰

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

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

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及其家口乙巳以太尉侯瑱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齊顯祖之喪常

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

即位乃就朝列詔直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

昭陽殿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

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

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驚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離力

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

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常山

南王立禮子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

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

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

祚得保靈長乎家祚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

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

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

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者謂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

本之地魏武帝大丞相於晉陽又宣稱本之以移執政欲使常

山王從帝之鄰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

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又敕以王

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魏

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

中晉陽在魏西故謂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朱

渾元自龍石歸高歡考異尚帝姑東平公主高歡之女也

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許燕王獻謀

處太皇太后於北宮燕因肩鞠城有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

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漢

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

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在

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

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去美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

其事楊愔時為尚書令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

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

儀昌儀家亦內職而北史后妃高仲密之妻也以啓示

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史言謀及愔等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

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

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鄭頤曰事

未可量不宜輕脫量音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

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且伏家僅數十人於錄

尚書後室錄尚書後室錄尚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

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惜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日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

執之及宴如之惜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算

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

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毆馬惜及天和欽道皆頭

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少髮狼

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

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

局五代志尚藥局知御藥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

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唐

突入雲龍門唐突廣翻作情快不遜也見都督叱利驪招

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驪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

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

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

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禁中府領左右二人

掌如朱華門內諸事宣傳已下白衣衣者已上皆主之又有左右直

長四人朱華門外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主之各武衛將軍一人

之御仗屬官皆屬焉分為左右廂帝與太皇太后並出

有皇太后三字太皇太后二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

演以博叩頭博朱家翻翻土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

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楊慎字遵彥威福自己自王

公已下皆重足屏氣重直重翻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

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為國賀拔

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

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

餘人皆被甲待詔義翻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

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姓也後魏有姓顯樂音洛叩刀者披刀

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

輩即今頭落乃退字文覽處之常山長廣身首分矣永樂內

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

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

揚惜主督故謂之楊郎留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

子太后之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

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

皇鮮卑也李太后華族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

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通謂揚惜等以疏論厥故去

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

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勾兒命兒自下殿去

此屬任叔父處分處昌呂翻遂皆斬之揚惜受託孤之責不

之勢素盛華人也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讒已願首讒已作認

書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

衛之士向華林園魏武之舊也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

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心是非之真也以

御金為之一眼御金御府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

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惜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

項之復簿錄五家楊惜可朱渾天和燕于獻宋王晞固諫

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

深代楊惜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

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馬黑脊曰麒麟手見

東方朔傳麒麟解書鳴驢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

關天下良馬也驢力珍

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後朱榮為大丞相後高歡復為之位總掌兵威權震主湛為太

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周顯江陵

之陷也見一百六十五卷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

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

而不遣高祖租周人乃遣昌還高祖存而不遣高祖租而遣昌還欲以間陳使兄弟爭

地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琳敗

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

安都從容謂曰從千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

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義叔臣愚不敢奉

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

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騎封衡陽王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琳曰演從少帝還鄴琳為不用卿

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翻處

處同琳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

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琳勸演還史究演奏趙郡王

徽為長史王琳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

晉陽稟大丞相規算志也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

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

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

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

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者長江陵之件載也為于為翻

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將帥亮翻使疏王琳

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法麁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曇朗時據後章龍巨俱翻帥讀曰率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

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

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

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荆州之義陽天門郡

明微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

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

守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長恭

為蘭陵王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

道迎候上書及中書舍人皆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

告溺故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安昌之功也五世志

郡初高祖遣祭陽毛喜從安成王瑱詣江陵梁世祖

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

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好呼夏四月丁亥立

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祀昌諡周世宗明敏

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

餽而進之周禮有膳夫唐六典記膳部官制沿周之後周之

膳部中士為掌膳署令之職獨不言膳部中大夫以類推之則後周

率大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也杜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屬家

陸法亦有道術先其大膳薄餅及江陵昭梁人入魏果見飽餽蓋

但較小耳糖出南方所產蔗為之餅也帝頗覺之庚子大漸

朕之介弟杜預曰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元君而親小事為細所謂嘗

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

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

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

悉故致爾耳。為爾而已為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

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被皮義翻帝曰顯

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子娶勃海王獻之妹樂陵長公主今序家人之禮除君

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

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

行之非妄言邪帝握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

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

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干性至孝太

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悴秦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

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

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浹為大司

馬。浹夷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六典曰周百大司馬屬官有

任也後周依周官其制列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日率武州刺

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詩

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

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置羅州於湘陰沙瑱等無如

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先乘輕船也載米粟雞鴨以

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

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唐

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

三馬畏船上。數所角翻趣七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

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

馬馬既畏船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

獨孤盛於楊葉洲。據魏書陳書楊葉洲在盛收兵登岸

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日率

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

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帝

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

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疆

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疆而其根本實固周若貧

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

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蒲州於河東延

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

感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

詐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更成也穀食豐饒彼來

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

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

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十二月乙未詔

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今謂獄辭為款也

宜且申停及秋冬月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

降齊將勿胡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威將

餘衆自楊葉洲潛遁齊將勿胡丙午齊主還晉陽齊

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不謂曰否齊主以文

於市與衆棄之記王制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

自今當為王公改之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郎齊北史即

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

要人多矣少詩聖朝要人得志少時鮮不顛覆少時言不

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齊顯祖之末穀羅踊貴濟南王即位

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齊北史連洪澤中有一萬三千頃齊主自將擊庫莫奚

肅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

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齊元勳在馬頰州新城

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

由是稍止轉輸之勞此是五代志齊濟南王于孝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

祀園丘辛亥齊主祀園丘壬子禘於太廟周主

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用鄭玄之說祀感生帝

卯祭太社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募僉楚更圖進

取齊將勿胡合州刺史裴景徽考異曰北齊書琳兄珉之婿

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

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

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字又秦廟

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

送敦等度江敦賀若敦傳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

我地為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

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

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連陽郡屬

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二月甲午周主朝日

於東郊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周人以小司徒韋

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謀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

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益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

謀取之俄斬首而還此是五代志齊濟南王于孝

掠胡之不附屬周者數所角細抄楚交翻而居於齊境不可

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

岳以兵少懼不敢前蓋工銜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

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

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蒲源翻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有稷山

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卒子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丙寅周改八丁兵

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爲十二番月一就役周而復始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周以少

傅尉遲綱爲大司空尉遲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贊六月

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中書舍人殷不害字善人北史殷不害傳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北中書監今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此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下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御正者亦代言之或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

秋七月周更鑄錢更工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公

護之子會爲嗣顥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

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爲嗣顯衛可孤戰歿有子什肥傳謂什肥與其叔連皆爲高歡所殺無後故以會亮嗣之洛生爲爾朱榮所殺慶早卒皆無後故亦立嗣

齊主之誅楊燕也燕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楊燕誅燕于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顯號高祖元海父思

宗歡之從子散悉宜翻 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

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爲幽州以羨代伏連爲不聽其視領軍府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濟南王閔先

南復立爲己不利齊主藉勸步握兵以殺楊燕楊燕死而濟南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

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

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後見主上請去兵權見賢通翻以死爲限不干朝政朝直必保太

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靖必不招物議

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榮字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

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殿下爲

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觀刑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

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醜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帝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

以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樂音洛下同

齊肅宗出畋，有免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

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

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

人也。樂音洛，楚靈王乾殺之，後楚人殺其諸子，王聞之，自投於車下，其爭勿殺之。是日殂於晉陽宮。

臨終言恨不見太

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

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

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疏，湛喜，馳

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

即皇帝位於南宮。帝之喪，南宮音陽南宮也。大赦，改元

太寧。周人許歸安成王瑱。瑱，王孫。使司會上士杜杲

來聘。杲，周之大夫，與齊會，凡邦國都鄙官於之，皆其財用，在書

會，天下之官，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鄭文曰：會大計也。司

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絕典後，周

司會屬天官，府有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

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魯山則齊以彭城王浹

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

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

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魏郡，趙郡，王

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湣為尚書左僕射。任音王，湣并州

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昭，婁太后

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丁巳，周主敗于岐陽。

十二月壬午，還長安。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

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酷之科。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海鹽盡。詔從之。初

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

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元帝之敗，留異跨據東陽，

又翻，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

義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恆，音恒。與王琳自鄴

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自鄴州經信安嶺，琳敗，上遣

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

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

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

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勰曰：建德縣，漢會

稽富春縣地，吳分置

之。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自晉陽，宮至鄴。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緯，

貴。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

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周涼景公賀蘭

祥卒。涼國公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

州。蒲州，丁未，周以安成王瑱為柱國大將軍，遣

杜杲送之南歸。杲，異曰：與略作。辛亥，上祀南郊，以胡

公配天。胡公始封於陳，故二月辛酉，祀北郊。閏月丁

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

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

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

司馬

資治通鑑 一百六十八 陳紀 世祖文皇帝 一九五七

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

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

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

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

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

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

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奇曰通一

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通一說而喪三備應劭注云謂

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虞荔生於建武五年寄知寶

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

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

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言許於關中生死之命縱

火者自救之乙卯齊以任城王潛為司徒

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

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

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齊主許之遣散

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齊主徵

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凌之子也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

錢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

錢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

不將以魯山亦恐未及遣安威王還也朝直遙翻下同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

陳之介弟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

九族怨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到好呼

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

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統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

之禮有加焉項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

毛喜如周請之復扶又翻周人皆歸之丁丑以安右

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氈俱翻

豫章太守又翻周敷共討周迪甲申大赦留異

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

康上時掌翻諸暨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

驚奔桃枝嶺於巖口暨柵以拒之暨而安都為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

其山勢迤而為堰注側百翻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

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濼盧時翻

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

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鐵可亥翻異黨向文政據

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軍班員毅將

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夏四

月辛丑齊武明婁太后殂齊主不改服緋袍如故未

幾未幾言未幾時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

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悉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

邑戶聽寄食佗縣五月庚午周大赦己丑齊以

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

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

周之女也思思陳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

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

之此王國郎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

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

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

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

心子繪父隆之祖回使乘傳至信都信都巡城諭以禍福

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

呼云齊戶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

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

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感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

人誑居況翻即臨城自刎勿扶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

交津獲之水經注衛津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

木面縛衛木作衛收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

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賤

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

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

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亥齊主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

齊青州上言

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漑之

弟子也到溉弟之曾孫梁初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

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吳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督

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乘繩

國公招為益州總管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

昭信李后文宣李后宮曰昭信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

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見賢愠曰兒豈

橫刀詬曰詬許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

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槌之后號天不

已帝命盛以絹囊盛時征翻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

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武成之淫虐文宣教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四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禽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盡柔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醜戶甘翻

射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

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

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

帝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

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帝以馬鞭筆元海六十責曰汝

昔教我反年事見上卷二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

抗并州幾許無智豈翻出為兗州刺史甲申周迪

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依陳寶應官

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

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

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

者陳氏也洛音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

王琳之疆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

足以屈強江外項仲何翻又音頌屈雄張偏隅張如

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洋投身異

域瑱則厥角稽顙書秦誓曰若勝厥角言如角之崩也子日

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陳寶應東南之衆

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寶融世貴盛龍

過吳芮吳芮以長沙率漢高祖賢之制詔析珪判野野

朝奔瓊志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

歐陽頎等朝直遙翻高祖承元年歐陽頎為頭文音所會潘純

無纖芥況將軍暨非張繡罪異畢謀後歸據厚待之事

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

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子何

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范曄論陳寶應曰若驚命會

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

以先士卒者乎六也變長翻在古翻將帥亮翻將軍之

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

已後民皆獸亂其孰能奔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

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

孟顛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子陽公孫述字季孟

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

順可得俾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子子

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廢國爵子尚王姬曰

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背

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

陳并陘之勢九也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

軍萬里遠斷鋒不可當北軍萬里遠斷者無反顧之心有必

死之志故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

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稱兵

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留氏

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尙少少皇子幼冲

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

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

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功臣事見寄感恩懷德不

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寶應覽書大怒或

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

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

主如原州法好變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

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

不過晉公死耳此則至翻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

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

兵就崇第逼令自殺崇惶恐懼餘皆引外避不當葬如常

儀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禕為南徐州刺史臨川

篇五代志馬端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

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日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

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里五曰死刑髡絞斬

梟裂身首斬者殊死梟者掛其首於木上殺者車裂擊殺者全其

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

史侯安都為江州刺史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

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

丙戌齊以兼尙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左僕射

保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子謹為三老燕國

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

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

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為帝升階立於斧展之前西

面展屏也斧展畫文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醬食味之主

爵以酌羊音翻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

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明

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

不可去論語孔子答子貢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

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造大律十五

而以中丞為主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一人掌